

一部嘲讽贪官、奸商、妓女及社会上假冒伪劣“产品”的力作

疯人独语

最新社会批判现实性作品

Feng ren du yu

魔鬼是如何乱搞游戏辞典的

孙建军 著

查疯子收集的民谣

贪官不怕喝酒难，千杯万盏只等闲。
鸳鸯火锅腾细浪，生猛海鲜加鱼丸。
桑拿洗得浑身暖，麻将搓到五更寒。
更喜小姐肌如雪，三陪过后尽开颜。

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

疯人独语

——魔鬼是怎样乱搞游戏词典的

孙建军 著

延边大学出版社

责任编辑:崔玉金

封面设计:良 伟

责任校对:于淑娟

疯人独语

孙建军 著

延边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吉林省延吉市公园路 105 号)

长春市利源彩印厂印刷

开本:850×1168 毫米 1/32 印张:13

字数:315 千字 印数:1—11000 册

1998 年 8 月第 1 版 199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7-5634-1054-6/I·95

定价:22.80 元

批判能手与游戏过客

读孙建军《疯人独语》

冉云飞

查天放先生对我说：“感谢我的朋友孙建军，他将我随时放言高论的那些屁话记录下来，名之曰《疯人独语》，嘿嘿，一不小心，我将藉此永垂不朽，不亦快哉！”查先生我是熟悉的，外号“查疯子”，像上面那样的“惊人之语”随时都可能狂泄出来，既能击中事物的要害又极具游戏色彩，十分难得。孙建军可谓别具心机，用《疯人独语》这部书大致记录了有关查先生既癫且狂的语言及行状。

一：真正岂有此理

我们这个世纪出现过三部“反乌托邦”小说，即赫胥黎的《美丽新世界》、扎米亚京的《我们》、乔治·奥威尔的《1984》，《疯人独语》的开篇辟首似乎就承袭着它们的光荣传统而来。不只是查天放的名字是彼时那“大鸣大放”年代的产物，也是那个时代的必然结果。查疯子在他《解构红尘》一书里有一个说法，这是深

谙中国历史的人从雍正皇帝整钱名世的把戏里学来的。按常理，罗织了钱名世的罪名，要么凌迟处死，要么发配充军，是绝没有好下场的，但雍正皇帝这次决心玩一个新的把戏，将钱名世送回老家，同时书一“名教罪人”的牌子挂在他的家乡，并让文人士子写文章批判钱名世，藉此让钱名世遗臭万年。然而查疯子却并不愿意从这贼中去吸取什么教训，不过，查疯子的不同之处在于，他不只是对此“鸣鼓而攻”，而且分明是他讲的故事，他却要棋高一着地借其父亲之手，杜撰出了一个“离我们很远很远的”，“也许是另一个太阳系的另一个第三行星上”子虚乌有的国家。这个让人颇感意外的国家既是想象的产物，也与我们现实生活有着密切的关联，这个故事对我们整个民族无疑具有不用言说的警醒意义。

这个老查和小查虚构出来的国家的人善于说谎是出了名的，民众们都以喜欢吹牛皮而著称于整个宇宙，而领导民众的人尤其好大喜功，头脑发热，高烧不退，因而谎话盛行，“好像天天在过愚人节”，终至民怨沸腾。而消除谎话盛行不衰的办法则变成了一出与国王生死攸关的肥皂剧，但是上帝之惩罚人在乎他可以给你解决一时一地的问题，却无法解决困扰人类的终极问题。解决了说谎的问题，但是互相猜疑的事情又接踵而至。到最后，连上帝本人都成了这个难以解决的痼疾的一部分，“假如上帝活着，谁也没有见过他的模样，假如上帝死了，那不是人人都可以冒充上帝了么？”当然查疯子毕竟是个癫狂成性的人，他不可能给出消除说谎的妙方，事实上，谎话是不可能消除的，但一个真正好的制度是能够堵住说谎的大面积恶果的，也就是说

序 言

人们不大可能得说谎的“全民瘟疫症”，因为不仅制度设计本身是互相制约的，而且更重要的还在于，理性与科学将在其间起着不可忽视的巨大作用。但是这一切，在“另一个太阳系的另一个第三行星上”的国家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。这和后来查疯子续写梁晓声的小说《尾巴》的故事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
尽管查疯子不可能向我们提供消除说谎的妙方，但他却歪打正着地说出解决这个子虚乌有国度沉疴痼疾的绝招，即咆哮公堂式的大声断喝：岂有此理！也许在查疯子看来，子虚乌有国之所以谎话盛行，浮夸成风，互相猜忌，整个国家到了崩溃的边缘，其中一个原因便是那个国家没有厉声大喝“岂有此理”的民众，更为不幸的是，知识分子也被贴上了噤若寒蝉的封条。当然查疯子这个绝招并不是自创而是有所借用的，即那位生于乾嘉时代的“空空主人”，他大呼的是“天下岂有此理、正义岂有此理、历史岂有此理、人生岂有此理、金钱岂有此理、文人岂有此理、官吏岂有此理……”甚至“见此书不读岂有此理，读此书不哭岂有此理，读此书不笑岂有此理，读此书不骂岂有此理……”总而言之，天下的一切无不岂有此理！我也想跟随查疯子说，对这样的鸟国家不大骂，真是岂有此理！

你可以说《疯人独语》是“满纸荒唐言”，但是从骨子里面讲，这些疯话并非全无心肝，也可算得上“一把辛酸泪”，看一看我们人自身难以根除的痼疾，何尝不令人废书而叹！事实上，“岂有此理”不只是“空空主人”的疾愤之言，甚至可以说是《疯人独语》一书的主纲。我们既然不可以疯狂到说查疯子在“恶毒攻击”，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借用“见此书不读岂有此理”呢？可以毫不夸

张地说,《疯人独语》一书处处都充满着对不公的社会现象的猛烈抨击,字里行间充溢着尖锐的“岂有此理”。

二:歪批生活与《解构红尘》

《解构红尘》是查疯子极少示人的精心构撰之作,一方面,因为他想将此书写成既像小说又像随笔,既像批评又像寓言,既像传记回忆录又类似于启悟式的箴言类文体,甚至掺杂无数首诗的大杂烩式的、无法进行文体界定的著作,这本身就带着过份浩大的个人企图;另一方面,他也想把此书弄成自己足可传世的扛鼎之作,因此他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增删加减,总是没有弄出一个让他自己满意的、最终足可敲定的文本。但是我征得查先生的许可,将其中他认为无可更改的部分先行公布出来,以利对孙建军所记录的《疯人独语》一书进行内在的文本分析,找到可靠的支持,以达无征不信之佳境。

查先生所解构之红尘,从种类上说,并没有越出孙建军在《疯人独语》一书里所描写和消解的万丈红尘,或者换句说,《疯人独语》是建军对《解构红尘》一书的进一步引申和阐发。万丈红尘中被消解的物事在《解构红尘》一书里均有大致的体现:经典、智慧、文化、知识、爱情、婚姻、金钱、三无产品、娱乐、机关、宗教、科学、美、行政人员等等,无不涵盖。那么我们将循着以上诸方面,将查天放所著之《解构红尘》的部分内容公布出来,以观查先生认识事物的独特视角。

序 言

经典：《泰坦尼克号》是文化炒作时代的“经典”，更为“经典”的却是，有人在沉船时不去找泅海渡河的救生圈，却在胸前挂个牌子：“我享受的是县（处）级花圈，万勿弄错。”

智慧：在文人那里，是著名商人；在商人那里，是著名文人。在妓女那里，是著名嫖客；在嫖客那里，是著名风化稽查人员。

文化：文化是厨师的味精，是明星的演出服，是骗子的护身符，是政客的麻醉药，是商人捐的针头线脑，是偷鸡摸狗者的贞节牌坊。

知识：邻居李二哥善养宠物狗，每天回来，尚在门口，狗便在门内欢快摇尾；若遇陌生人路过家门则“汪汪”叫个不停，真所谓“知而识之者也”。这虽是“狗的知识”，又何尝不是“人的知识”耶？

爱情：妻不如妾，妾不如妓，妓不如偷，偷不如偷不着，偷不着不如最终来点“爱情”。

婚姻：因为一棵树而丧失了成片的森林。当你想去盗伐其它树木时，不巧被绿色和平组织发现，遂顺势而点“大兴安岭森林之火”。

金钱：金钱酒醉后曾说，我是套猪的绳索，是人身上的项练，是老虎的铁笼……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矣。

三无产品：文人无行，商人无德，政客无良心。

娱乐：你使我快活，我使你快活，互通体都快

活，到底是哪个不快活？

机关：机关是制约自由思想的笼子，是颗尚未引爆装置的原子弹。

宗教：想逃离世俗纷争而寻得清静，是脱离虎口又入了狼窝。

科学：是一个使人自大而且欲望无限膨胀的东西。

美：是爱因斯坦相对论在我们个人感官体会上的表现。

以上诸条均引自查天放所著之《解构红尘》的第四章《魔鬼是如何乱搞辞典的》。应该说，查天放先生是个机智而有趣的人，他的歪批生活处处展现在他《解构红尘》一书之中。当然，我们不能拔高他，说他无处不透着机锋，有的歪批也显得过份牵强附会。但他也时有千古痛快之至论，譬如他所说的“三无产品”。但这并不是说查天放就只知幽默有趣，而不深入洞察生活之底蕴，有些时候，他简直深刻得厉害，令人瞠目：“都是写东西的人，一般人弄的故事，仅可以把人搞哭或者搞笑，而大师的作品乃是那一个时代的百科全书，是能够把历史搞‘痛’的。”红尘经查先生如此解构，确是尘土飞扬，席卷而去。

三：我们生活周围的毒素

有本畅销书的名字非常有趣：只有偏执狂才能够生存。按

序 言

我的理解，在这个众声喧哗、信息垃圾掩埋我们生活的年月，一个人要特立独行，坚持一己之见是不容易的。因为逆众人之意意见来坚持自认为正确的意见，不仅有被视为疯子之嫌，而且还有增高判断成本之虞，弄得不好，真是人财两空。查疯子就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及“活化石”。

“有位先生在评论白毛女被黄世仁强奸的那个细节时，写成论文一篇，题目叫做《论杨氏在性暴力侵扰下所引起的生理反弹和生理逆向运动》。”这样的“研究”自然被查疯子视为文化垃圾，根本就不值一写。但事实上，在目下之中国，靠这样的“研究”混世吃饭的所谓“学者”何其多矣！这固然与我们的学术研究缺乏相应的规范相关，却更与我们的研究没有独立之精神，自由之思想有涉。由生活在危房之中的现实的人，推及到更大的危房就是地球，查疯子有的言论不只是疯，而且似乎有以道统自居的嫌疑。现在的人大部分信奉的都是路易十四——“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也与我无关”的哲学，根本就不会为群体利益考虑及人类的后续发展。而查天放的“疯话”，在这些动物式的实用主义者看来，既迂腐可笑之至，也没有立竿见影的好处，因而查先生也是有自知之明的：“谬论不足以疗毒，真言是可以解忧的，查某疯狂妄言，秋风过耳吧。”

查天放先生的可贵之处在于，知道世风日浊，却不改自己对其痛下针砭的初衷及勇气，他在抨击官员之热衷厚黑学，官场腐败时，动用的民间谣谚是极能说明问题的：

理论联系实惠，

密切联系领导，
表扬与自我表扬。

可以说，这已经成为当今官场混世“魔王”的不传之秘。不特如此，那些背着公仆名声的官场混混，民间的针砭更接近他们为人做事的真实面貌，我劝采诗官们做点收集民谣工作的事，少去写那些粉饰太平的不痛不痒的肉麻诗歌，《天涯》杂志登载的“民间语文”庶几近之，然在这方面做得还极不够。事实上，这种民谣极为盛行，我就收集了不少，倘使有眼光之出版家愿意出版，定能出一本讽时劝世的《新国风》。现将《疯人独语》里这首“混官新民谣”转录如下，既广流传，亦观世风之颓变及一些“公仆”之无耻：

平平稳稳占位子，
忙忙碌碌装样子，
吹吹拍拍过日子。

占公家的不嫌贵，
摸到工作全不会，
打起麻将不瞌睡，
领导说什么都喊对。

干的干，看的看，
看的给干的提意见，

序 言

提了意见还不算，
藏在暗处搞诬陷。

像这样的“公仆”，套用“空空主人”的话说，是真他妈的岂有此理！但像这样的事已经不是极个别的了，而对其加以针砭的人，只有采取正话反说，或被视为疯话的可能。因此，我们觉得像查天放这样的疯子，实在其良心未泯而社会污烂逼出来的产物。不妨偏激点说，在当下，做一个疯子可能还是独善其身、全身避祸的方略，一个“疯子”审视事物的角度或许是更有良知的表现，相反倒是那些实用主义甚嚣尘上的人们可能才是真正疯了，但他们却不承认已经疯了的事实。查天放作为一个混迹于“文学会”的人，对文艺界的批判多数时候也是入木三分的，不妨直说，在这些地方的混混可能比别的地方的混混更可恶，比如言不畅，词不顺，甚至只写了两篇中学生作文的也被评为一级作家，像查天放所批评的那种在圈子里“互相著名”的人比比皆是，简直是可笑之至。这种作为苏联体制遗产的、各省、市都有的一个文学混混兼养老院的单位，实在是应该进行大刀阔斧的改革的时候了。查疯子的许多言论不仅值得嘉许，他难得的游戏心态也使我们看到他的洒脱超然，更主要的是他的一些观点，“正因为有了责任，我们做的许多小事情也就成了一种大义务了。”因此我们应该感谢查天放先生这样清醒而生猛的批判者。

1998年5月于成都

静听《疯人独语》

——孙建军《疯人独语》序

邓代昆

昔有张旭者，每有感于心，或有动于情，皆必发诸草书焉。每欲书，则又必嗜酒大醉，挥笔嘘啸，狂奔疾走，如陷疯魔，而奇异愈出焉。或更以头濡墨而书，擅袖攥拳，握发向壁，引颈绝叫，嘘声贯宇。拳臂指处，烟蔚霞蒸，风动云从，鸿飞兽骇，鸾舞蛇惊，逸势奇状，莫可穷测，既醒，启目自视，以为神助天纵。后来之人，能承继旭响者，僧怀素一人而已。素每书，亦必酣醉，必嘘啸。所出，则骤雨旋风，惊电流光，诡形怪状，变化无方。或有赞云：“满壁纵横千万字”，“须臾扫尽数千张”，使观者迷目，满座失声者矣。世尊二人为草书圣哲，然又复称张旭为“颠”，怀素为“狂”，尝有“以狂继颠”之说。圣者，大而化之者也，亦则心心容四海，情怀纳万钟者也。既颠且狂，呼之为圣，是知其颠为心灵之颠，其狂为情怀之狂，心高洁，志高远，情高尚，才高绝，凡胎不能体察，凡心不能感通，凡眼不能识认，凡耳不能辩白者也。

序 言

夫古之所谓颠狂者，大抵出于古之才人因才困而不能展，志蹇而不能伸，心郁而不能舒，情抑而不能发，故尔放诞风流，佯狂自辱，使酒任性，嬉笑怒骂。或衣衫凋敝，颜色憔悴，仰天俯地，形如野鹤，朗吟于酒市；或慷慨歔欷，汗飞唾舞，声泪交叠，状若啼猿，醉饮于花荫。当酒不能尽浇其肺腑也，则托之翰墨，泪不能尽化其郁结也，则托诸弦歌，嬉笑怒骂不能尽伸其情志也，则发乎词章。以是，故历来大狂大颠之作，大智大慧之制，则作者之块垒不平之怀，鸿鹄万里之志，萧索寂寥之心，万古难堕之怀，皆乃跃然其闻，可扪可掬也。

孙建军氏，余之良友也，为人率性旷怀，卓尔特立。每邀约数友朋与孙君围坐一室，啜酒品茗，置酒酣耳热，渐入佳境之际，则始听孙君雄谈咨语。古往今来，上下纵横，狂而狷，颠复痴，张驰捭阖之锋，机巧诡谲之芒，烨烨袭人，夺人声目，真千古一快事也。君之所语，大都谐语也，谑语也，痴语也，颠语也，豪逸语也，激诡语也……，闻者必汗下三斗，抚掌绝例，顿使愁销寂破，烦襟为洗。然若能谛思静想之，则微言奥义，禅解妙悟，众生百相，人间真理，又无不隐机其间，芒锷四溢也。设若君转谐为庄，正襟危坐，将其半世风烟，併上眉头，半世旧人，迎来眼底，忆往而怆怀，缅昔而动容，或顿或挫，短吁长叹，掩面衣袖，泪湿青衫，则复为四座呜咽，凄然泣下者也。君善饮，独酌独斟，不相劝促，醉自家醉也，言自家言也，量大而气雄，酩酊而益厉，从容自得，旁若无人。君擅诗歌，尤长于新体，异风别裁，卓然特绝，诗坛早有定论，其所著者，彰彰夥夥，自不待我赘言焉。君又善文章，裒然成集者众矣。近撰《疯人独语》一书，虽语多颠谬，悖乎寻常，而其

间所寄，无非至情，其间所托，无非至理。孙君，荡荡君子焉，心中无有风波，胸间无有墙篱，坦怀无有顾忌，故文章极能肺腑其言，肝胆其辞。且不吐酸气，不作骄语，不施刻薄，不弄渊深。孔子云：“狂者进取，狷者有所不为。”孙君志虑纯正之旨，玉壶冰心之怀，天可鉴焉，天可鉴焉。“冷冷七弦上，静听松风寒，古调虽自爱，今人多不弹。”《疯人独语》之出，岂非古调之重弹重闻者耶？



作者近照

作者简介

孙建军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四川省作家协会创作研究室副主任、《作家文汇》常务副总编。自1989年起，出版有诗集4部，散文集1部，评论集1部和纪实文学集3部，获奖11次，并有100余首(篇)诗作、散文入选50多种选集。

女人就像花一样，而以她的豪放潮流依赖她的装饰花序为主。男人的俊朗是高树的基座，而以她的硕大的头颅之部装饰成智慧的骄横。

而当看到这种当时的景象，真是高兴极了。他原想以为，京城的人民都穿着这康定郎般的衣裳，怎不炫耀机巧悦目，谁知竟因此带来许多的不便呢？而现在，他折从心脏里解放掉城人的无以伦比的上衣创造力，格居，~~那~~那漫街旋转转动的“花瓶”不就是女人吗，而那到处走秀气的“野兽”不就是男人吗！

对了，那些白修整的大光头，正是他的年轻高级官宦，~~真~~一个井然有序的世界吗！

就这样，这~~座~~座常遭到奸淫人惩罚的城市，终于依靠自身的力量，又一次自豪地站了起来